

碧珊◎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黎明升起前的天际，无尽的忧伤和黑暗一样蔓延。我们并肩站在踉跄的屋顶，面对一片生荒的梦想。  
当年华未曾老去，青春的绽放时光，我们是不曾曾经彼此受伤？

# 逆光

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完美演绎……  
AGAINST THE LIGHT

逆着光，我们遗失了纯真……  
逆着光，我们丢落了梦想……  
逆着光，我们追忆往昔的青春飞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逆光]

against the Light  
碧珊◎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光 / 碧珊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10

(绝恋·倾城系列)

ISBN 978-7-204-09303-8

I. ①逆… II. ②碧… III. ③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④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262 号

---

---

## 绝恋·倾城系列（逆光）

作 者 碧珊

责任编辑 吴日珊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海川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0

字 数 1900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03-8/I · 1861

定 价 330.00 元（共十二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奶奶。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5

第四章 073

第五章 099

第六章 123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75

第九章 201

第十章 225

尾 声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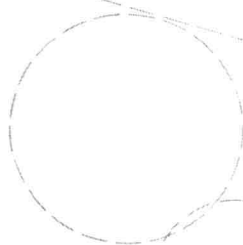
# 逆光 chapter 1

恣意奔跑挥洒的青春，  
流溢着金色霞辉的岁月，  
随着发梢的清水，  
一并甩得无影无踪。

他们全都活在过去，  
活在鲜明痛楚的记忆里。



[逆光]  
against the light



飞机一落稳，每个人脸上都是白捡一千块的表情，我一路小跑蹦达下飞机，这叫一个兴奋呐！要不是怕敬爱的乘警把我当汉奸给抓了，真想站机舱门口大喊一声：“我胡汗三又回来了！”拖着找了两个小时的皮箱直奔出口，放眼四处，寻找老爸那“高大挺拔”的将军肚。

“你丫舍得回来了？”后脑勺被重重拍了一下，我只觉得眼前星光璀璨，转了一圈又一圈，回过身，薛瞳那光彩照人的形象立马出现在眼前。

“薛瞳，你怎么……来了？”做了亏心事难免心虚，我特讨好地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熊抱，本来想问“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不过看到她那火光万丈的脸赶紧又咽回去了，接过她手里“沉重”的小包，点头哈腰的往她身边一站，就好像回到了那万恶的旧社会，她是那胖得直不起腰的地主大婆，我是那被强行霸占的“小啥”。

“还以为你准备窝死在加拿大，生儿育女，落地发芽，黄花落了才给我个信儿呢！”

“哪能啊！就咱这从小穿开裆裤的交情，我就算挫骨扬灰，也得通知你不是？”

“那你两年没着没落……”

张一



“是一年零九个月！”

“连个短信都没有……”

“那边不比台湾，不是一个系统！”

“电子邮件也不是一个系统？”

“不是有时差吗？”

往来的旅客都拿绿眼珠瞄我俩，估计是以为碰见“玻璃”了，门口一大爷还特惋惜地叹了口气：“哎，这俊的俩丫头啊……”

“丫嘴给我闭了！”薛瞳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恨不得找块狗皮膏药把我的嘴给封上，拎起我的耳朵，“嗖嗖”地往停车场蹿，来往车辆、行人自动避让，就跟看见会拐弯的红绿灯一样。

“哎，我爸呢？”一路风行，我在空中还不忘关心一下原本今天该来接我的老爸。

“今儿早前的通知，程叔有个紧急会议。本来程婶要过来接你，刚好碰到我，就去给‘欢欢’美容了！”

这是什么世道啊！哎！下次验血一定要查查我是不是他们亲生的，老爸也就算了，中央的任务大我就忍了，老妈居然为了带只狗去美容，把女儿扔给一母狼，还是不吐骨头的那种……

“这边！”我正在心里默默哀悼在家的地位不保，盘算要如何跟那只呆狗抢饭碗时，薛瞳一声河东狮吼，我赶紧立正右转，正纳闷看不见她那辆香槟色本田呢，她倒往一深蓝色的“大切”前儿停稳了。

“不用这么隆重吧！不就是我回趟国吗？还专程找个‘马夫’？你那辆‘小本’也将就了！”我压低了声音故意逗她，心里盘算：小样，行啊，我才走了一年多就钓上金龟了。

“要接你这没心没肺的小王八，我怎么也得隆重点不是？怎么说你也是一从海里爬回来的啊！”比贫我俩倒是谁都不输谁，紧跟着看清楚车里面打盹的“马夫”，我乐的找不着北了。

看着“马夫”没睁眼的趋势，薛瞳敲了敲车窗，展翔这才把车门打

开，看见我还来不及兴奋，就一个劲穷紧张，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在飞机上吃坏了，不然怎么竟往马路上趴？

好不容易才忍着笑站起来，看见展翔的脸又差点趴他身上。我说：“靠，今儿个撞邪了怎么着？归国第一天用不着这么隆重的阵仗吧，薛瞳穿淑女装我也就忍了，你弄一鸡窝头，脸上还化着大浓妆，带一墨镜耍什么帅呢？难道真让我未卜先知，丫在这儿当马夫呢？”

“去你的！一回来就没好话！我要是马夫，你们……上车！”小样嘴还挺硬，看我一瞪眼就没词了，估计是打小受我压迫惯了，不敢吱声。

我和展翔是发小的交情，用他的话说，那可是从幼儿园流着鼻涕手拉手走出来的，比亲姐还亲。结果他就用这句不争气的话，连累我从幼儿园一路罩他到高中，也是我这群发小里最“瓷”的一个。高中的时候曾经想撮合他和薛瞳，提过一次，薛瞳就跟我赌咒发誓说这辈子不找小白脸。

展翔小我一天，长的确实“漂亮”，脸部线条俊挺，两道剑眉，鼻梁高耸，眼睛眯起来窄长窄长的，一米八六的身高，跟言情小说的男主角似的。每次我“夸”他的时候，他总是恶狠狠的说一个大老爷们儿用“漂亮”形容跟骂他十八辈祖宗差不多，之后我就改口夸他“美丽”了。为他这张脸，从小到大，我可没少惹事儿！

“别在肚子里骂，有胆儿骂出声来。两天没见出息了嘿！最近挨哪儿混吃骗喝呢？”我顺手掐住他后脖领子问，看他脸跟铁板牛肉里那块铁板似的，我就琢磨着，小样，我不敢惹薛瞳还不敢惹你啊！敢给我摆脸色看，今儿受的气从你这找齐了！

展翔最怕痒了，这可是我对付他的杀手锏。

“姐，你是我亲姐！开车呢，开车呢！”展翔赶紧求饶，他打着啫喱的头发扎的我手背痒痒的，车轮一个打滑，偏出主道。

“咱弟弟可出息了，出道混娱乐圈了，去年主演了一片儿，迷的十五、六岁的小丫头满大街追着他跑，跟得了失心疯似的！”一直不参与

战斗的薛瞳不愠不火的开了尊口，一张嘴差点把我噎死。

“他？他？他？”薛瞳看我伸着手指头比划来比划去，跟吃了耗子药似的，翻翻眼皮懒得再理我。

“展叔同意？打死我都不信！”

展叔是做国际贸易的，九零年以后展家围着小北京搬了个遍，从高级公寓到越层小洋楼，从越一层到越四层，每次搬家请客都把我当闺女似的叫上，当然更少不了我那“高官薄禄”的双亲。“展”跟“咱”音儿差不多，所以好多人都以为我和展翔是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弟。

从小展叔把展翔当眼珠子疼，对儿子的期许，用脚指头也猜得到，展翔大学专业是国际经济贸易，将来肯定要继承个家业什么的，怎么也不可能让他淌演艺圈的浑水。可他一外行能这么快红，除了个人条件真没挑之外，展叔绝对没少忙活。

“我爸答应给我五年自由时间，二十八岁回去跟他学做生意。现在在拍一个二十集的古装片，刚从片场回来，没来得及卸妆，就让这姐姐给抓壮丁了。”展翔转头，扯动一侧的嘴角，还没来得及展露招牌似的“坏笑”就让我捂回去了。“得！你姐姐我岁数大了，禁不住那十万伏的电压！”心想，这要是让哪个媒体拍着了，我连行李都不用拆，直接打包回加拿大！

记得初中以前他都挺内向，乖得什么似的，有今天这“恶果”我至少居功一半，要不是我天天教育他白长了一张不安分的脸，这小子没准今天正戴着瓶底厚的眼镜在清华北大的某处溜达呢！结果孺子可教，高中就转性了，我误人子弟的罪名也落实得彻底。

“连他都这么大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哎，我说，姐儿们，咱这是奔哪儿呢？”把展翔那不知道吹了多少个小时的鸡窝头揉成了爆米花，刚想和薛瞳感慨一下流逝的青春，眼看“大切”不进四环，我不得不出声抗议。“你们不是打算把我逮一地儿撕票吧？”展翔从后备镜里特不自然的看了薛瞳一眼，后者回他一个眼色。

“嘿，我说怎么着啊，眉目传什么情呢？”感觉就不对，我心里跟沉了一泰坦尼克似的，七上八下。

“不管怎么着咱们也得先吃饭不是？今儿姐们儿做东，给你接风。程婶下午也不在家，吃完饭再把你送回去！”我和薛瞳打小就属于那种得理不饶人，欺负人没完没了的主。现在她语气明显软下来，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猫儿腻。

“就算相亲也让我洗洗澡，睡睡觉，调调时差吧。就现在这模样，眼红得跟兔子似的，能见谁啊？”这回轮着薛瞳心虚了，假装在后面闭目养神，展翔这孙子一副要死不活的德行，一言不发的把“大切”往五环以外开，我赶紧抽个空当给远在“千米以外”的老爸老妈报个平安，把被“绑架”的实况传达一下。

电话那头，我亲爱的老妈上来就高八度的批斗我，我蹲那儿一通的“是是是，嗯嗯嗯。”掉针的旧唱机似的，薛瞳先扛不住了，接过电话和颜悦色的跟我妈说：“阿姨，我是瞳瞳，嗯！对！罗昊……他们都在呢……”

看我斜她一眼，薛瞳舌头直打结，好像“罗昊”俩字烫嘴似的，其实对我来说这俩字不是烫嘴，而是烫心，它把高中的校园，明媚的草香，奔跑在操场上的帅气背影——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

不知不觉窗外飘起细雨来，“大切”打了几个弯儿，在一复古的四合院门口停下来，一看就是新起的地儿，砖瓦都是仿古的，门口还停着辆“雪佛莱”的子弹头和一黑色的“奔”，摆明了，我认识的这堆儿人里，早就“黑”上“奔”的只有罗昊，要不是怕念书的时候我不喜欢，他早就换了。

我们仨下了车，刚过头道院儿，罗昊就举着把大伞迎出来了。穿一身笔挺的西服，头发梳的倍儿亮，比展翔还展翔。看见我的表情就跟见着一女鬼似的，当场就僵那儿了。本来我也想“僵”来着，看他先抢了戏，只好特大方的拍拍他胸口：“嘿，好久不见了。”说完就往里钻，连

头都没回，其实也就他妈自个儿知道，再待一会儿，把眼泪整出来的心都有。

罗昊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一直替我举着伞，就像以前我俩吵架时一样。以前我特跋扈，大小姐脾气说耍就耍，有一次下雨，我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闹，刚买的山地车一溜水线就让我给推沟里了，他不还口也不阻止，就一直替我举着伞。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罗昊绝不是那种没脾气的小男生，罗叔做房地产起家，入了澳籍，在北京、上海都是有头有脸的主，罗昊打小就是叨钻石生出来的少爷，走哪儿都跟土地爷似的供着，他也就跟我一人儿吃这套。那时侯我特得意，使唤他使唤的那叫一个心安理得。真就以为帅得像卡通片主角似的罗昊，这辈子是飞不出我手心了。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都不跟女生说话，更别提说笑了。可在男生堆儿里人缘特好，足球、篮球闹的最欢的就是他。那时我和叶子、薛瞳就跟着—群小花痴扎人堆里明目张胆的偷看他，看他在操场上恣意奔跑挥洒着青春，那些流溢着金色霞辉的岁月，就随着他发梢上的清水一并甩得无影无踪。

我正走神呢，差点被—特古朴的门槛绊个跟头，还好展翔把我接住了，抬腿往里面迈，雕梁画栋的正厅，四下打量了一圈，缎子的屏风竹叶儿面，青山翠竹的，最里边—溜红木的书架，摆了不少古董花瓶，正中间—桌席都是烤蓝瓷的碗，象牙白的筷子，段雪、谢天博小两口坐在次席，看见我都站起来了，笑的那叫—个亲热。

“我说展翔，怎么把我带到你们拍外景的地儿了？叶子呢？”听出我话里阴阳怪气的，展翔继续装哑巴。薛瞳连拉带扯把我往里座塞，还不忘在耳边吩咐我：“我昨儿才得着你回来的信儿，叶子和楚昭楠还在广州，晚上才赶得回来！今天你要敢翻脸就是跟我过不去！这地儿是我跟罗昊借的，说是有一特重要的人物要来。你眼前这些摆设可都是明清的真东西，罗昊他爸七十万—年租的，你要敢摔把咱俩卖了都还不上！”

薛瞳还真是了解我，专找一不能发火的地儿来钳制，本来在车上我就一肚子气了，要不是她先下警告，说不准真能发点什么邪火出来，罗昊收了伞坐在我旁边，吩咐门口那个穿着长衣马褂的上菜。我忽然觉得挺可笑，就像我们这群人都是群众演员，和展翔在这搭戏呢。

一帮人各怀鬼胎，先是段雪、谢天博慰问了我在加拿大的非人生活，我特精辟的用：“吃饭、上网、睡觉”三个简短有力的词来概括，然后每人分别汇报了一下近况。

薛瞳上个月拿了硕士学位，正式到她爸公司报到了，总经理助理一职干的有模有样。其实从小学一年级抢饼干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薛瞳长大了一定是女强人的料，还是运筹帷幄之中的那种。

记得大二我去她们系蹭课，正赶上一从美国回来的教授用个跟狼有关的战略难题问倒了全系一百八十多口子，最后就薛瞳一人答上来了，真不愧我打小就说，要是把她扔狼窝里，她肯定把狼咬死。

谢天博他爸和薛瞳爸是老战友，他高中以后才来北京念书，托薛叔照顾着，毕业后本来打算南下，可一直在北京漂了两年。说是“漂”其实是和封建的大家长？——他爸对抗，谢老爷子不满意自己的“眼珠子”看上一“门不当户不对”的丫头，咽不下这口气，准备棒打鸳鸯，送谢天博出国，顺便考察考察外面有没有儿媳妇的人选。谢天博也够有骨气的，一直死撑着不走，不过要我说还是他爸不够狠心，要是封了他的“坐骑”，再断了银子，他就算再硬，段雪也得甩了他。

最后是罗昊，原来两年前我前脚走，罗叔后脚就把他也送出去了，在澳洲待了半年，回国后一直跟着罗叔做房地产，现在用薛瞳的话说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别看说话办事假模假样跟一绅士似的，在谈判桌上那叫一个狠，斩人不见血的笑面虎。

我看着他西装衣裤，人模狗样的往那儿一坐，还是觉得想乐，因为在我的世界里，他们全部活在过去，穿着休闲装的展翔，牛仔裤的罗昊，一向讲究排场的谢天博，最爱和我一起扮淑女的薛瞳，老拿自个儿跟妖

精比的叶子……全部鲜明痛楚的活在记忆里，2003 那年春天，那场“非典”，那场灾难。

看见我态度缓和，薛瞳来了精神，抄起一瓶红酒就往我眼前一放道：“姐们儿知道你从来不喝，可今儿例外，不声不响溜达到加拿大两年，怎么着也得赔罪不是，你喝一口，我陪一瓶怎么样？”

“珊珊回来，怎么着也得给面子！我也陪，给珊珊接接风！”段雪拿了个酒杯递给薛瞳。俩人一边说一边把酒杯往罗昊跟前递，就跟唱双簧似的，在座的六个人全都心知肚明，就我这酒精过敏的破体质，有名的“三碗不过岗”，沾酒就趴，从高中到大学的酒局都是展翔、罗昊替我挡。

段雪是江西人，和我一班，单亲家庭，跟叶子不错，薛瞳不太喜欢她，我对她印象还行，挺会处事一女的，钓上谢天博，也算我们系有名的一对，这次薛瞳玩这一手看来她也没少掺合。

罗昊刚站起来想接，我抢先一把接了薛瞳手里的酒，仰脖就一口，五个人全傻了。

薛瞳刚想变脸，我的手机特争气的赶这岔口响起来了，我也没看到底是谁这么救苦救难，抄起来就接了。

“啊……到了……一会儿了……嗯……手机快没电了，嗯……知道了！知道了！我让几个姐们儿拉出来了，回家给你电话！”挂了机我就不自在，一定是酒劲上来了，还跟薛瞳故作轻松的抱怨：“真比我爸都啰嗦！”

五个人谁都不说话，在那儿守着我看，跟看一出土文物似的，那十道目光齐刷刷的快拧成网兜罩下来了，赶紧自个儿招了吧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我一加拿大的同学，知道我今儿回来，担心我没到！”说完蹲那儿继续呷我的果汁。

薛瞳的眼睛瞪的一望无际，看的我头发根都乍了，我就知道不能跟这帮人精扯谎，尤其是跟薛瞳这样的神仙。

“也就一男……的……我新交的一男朋友……下个月回国……见见家长。”磕磕巴巴地说完我就知道捅了火山口，举着杯子蹲那儿等天打雷劈。

“得！今儿都是我的错！我她妈吃饱了撑的！弄一堆‘朽木’在这儿装和事佬！”薛瞳性子烈，吼的我快瘫了，这姐姐搁起狠来谁的帐都不买，看她发狠的往椅子上坐，吓得我心惊肉跳的，那可是一前清的“朽木”，万一给撒掉一腿儿，我看后半辈子得卖在这儿了。

薛瞳知道我这人在别的方面粗枝大叶，啥都不在乎，但唯独感情，特爱惜自己，绝不可能自暴自弃随便找一不爱的，既然敢说带回来见家长就一定玩真的，还是到了不能挽回的阶段。

“薛瞳！姐们儿明白！没说清楚是我的错！我认罚了！成吗？以前的那点破事儿都过去了，咱甭提了，今儿我刚回来，饶了我成吗？”我站起来说完，算是豁出去了，又把剩下的半杯酒灌下去了。这要搁以前，早就趴了，可今儿估计是让薛瞳吓着了，只是有点懵，端着空酒杯转身跟罗昊脸对脸，觉得有点晃，扶着他站稳了才开口：“其实我知道今天折腾这么多事儿都是因为咱俩，咱那事儿是天灾人祸，怨不得谁，而且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放下了，你也别在这儿装内疚了，以后都在小北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还是一铁瓷的发小！”我特海派的捶捶罗昊的胸口，笑的可欢实了，笑完赶紧低头往回坐，再不低头眼泪就掉杯里了。

罗昊听我说完跟发愣儿怔似的，坐那儿喝了一杯又一杯，那阵势好像当初是我甩他，不是他甩我。

一顿饭吃的没着没落的，天快黑了薛瞳还不打算放人。我在桌子底下踹了展翔好几十脚，本打算指望着他能救个驾什么的，他还雷打不动了。再看罗昊一杯一杯那架势，谢天博小两口也只能跟着穷耗。最后，我实在扛不住了，刚想站起来，展翔先站起来了。

他说：“我今儿是请假出来的，晚上还有一场夜戏，我这戏下个礼



拜杀青，周末钱柜，老弟我请，咱今儿就到这吧，别续摊了，这不珊珊着急回家，我就捎她一段。”

“对！我爸估计也回去了！我就跟展翔先走了！”我一看有台阶，赶紧就坡下驴，假装看不见薛瞳那血红的眼睛，拎起包出溜的比兔子都快，心里那叫一个感激，这么多年的弟弟没白疼啊！

“我送你。”扭头看见说话的人我都快哭了，罗昊拿起车钥匙跟着我们往外走，“展翔片场不顺路。”

“今儿散了吧，就照‘耗子’说的，珊珊搭他的车，我开谢天博的车送小雪他们回去，这小子今儿喝了不少！”看我又要找借口推搪，薛瞳一锤定音，押着展翔往外就走。临出门前还不忘瞪我一眼说：“晚上等我和叶子的电话！”

转眼间走了个干净，就剩我和罗昊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忽然觉得自个儿挺烦的，又不是我做了亏心事对不起他，我他妈怕个什么劲呀？刚才不是说的挺好的吗！回身不冷不热的看了他一眼。

“走吧。”他特绅士的“请”我先走。我开始相信薛瞳的话了，罗昊这小子，一高深莫测的笑面虎，不过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丫还以为我是两年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傻妞呢？

上了车我就后悔了，别看吃饭的时候拽的跟什么似的，说以前那点儿破事全都忘了，其实也就蒙蒙别人，要是说忘就能忘得了，我也不用躲加拿大窝两年了，一到只有我们俩人的场合，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全都回来了。

我讨厌“奔”，以前觉得特俗，现在更讨厌，黑漆漆就跟一棺材似的，靠着车座皱眉，在那装头晕，后备镜里看不见他的眼睛，只能看见两片嘴唇抿的很紧。

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就爱找一合适的位置，从后备镜里看他，那时候他还开辆“马六”。看他挂档，踩离合器，刹车，然后看着我笑，有点脸红的亏我：“看够没？”。